

书间道
Book Review

一幅黑白颠倒的浮世绘

□侯虹斌



《上海地王》
作者：葛红兵
版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4月

看《上海地王》这本书之前，我特意先上网查了一下。作者葛红兵，是一位年轻的知名学者，近年来频频创作颇有卖点的小说，知者不赘。我感兴趣的是他对这本《上海地王》的自叙：“这是一部赞美土地的书”，“我怀着虚妄写作。我的虚妄是，以为土地是解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之真的最有效的钥匙，我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将将对土地的种种方式的变化中开场，也将未来对土地的重新审视中结束，城市和乡村因为土地会割裂，也会在土地中和解。”这么看来，他是要创作一部关于土地、关于英雄的作品了。

窃以为，这本书的名字太有卖点，如今的房地产，已经成了中国人普遍的G点了，非常敏感。以这个主题，写一本关于官场和商战的通俗畅销小说，揭秘一下地产界

的尔虞我诈，也算完成任务了。不过，葛红兵的野心很大，他说自己真正想写的是人在以房地产为首要价值诉求背景下的人性呈现。

可是，读下去，我却失望了，非常失望。简而言之，这本小说虽是虚构作品，却像是为某位地王精心打造的传记，看不出人性呈现，反倒处处不忘为地王唱颂歌、表心迹。那种赤裸裸为房地产商作背书的勇气和做派，对常识和基本伦理的公然蔑视，还出自一位学者和严肃作者之手，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上海地王》，讲的是房地产商崔浩的发家史。他本是一无所有的小青年，在出狱之后白手起家，靠着魄力成为了上海地王，又在官场和商战中一一击败对手，最后，把他自己也卷了进去。崔浩就是作者极力赞颂的对象，他，勤劳勇敢，胆子大，有眼光；他，“是一个缔造了上海地平线的英雄，一个想征服天空和大地的英雄。”在周围人的眼里，崔浩就像是神：他的两位朋友为了成全他的事业，选择了死亡；他的两位情人为了成就他的未来，甘愿献身别人。崔浩能够成为地王，能够出人头地，整个过程，正验证了马克思那句人尽皆知的话，“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他的一幢又一幢的新房上面，悬挂着太多条人命了：有的，是他忠实的手下的命；有的，是他征收土地当中被拆

迁的乡民的命；还有一条命，是属于一位9岁孩子的。

奇怪的是，作者津津有味地写下这些残酷的故事时，却丝毫没有批判崔浩的意思，反而体贴地认为，这些都是他的竞争对手，或者是老天给他制造的磨难和难关，言下之意，就是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智”。这个多桩命案的幕后导演，在作者施了障眼法之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命运的受难者，变成了悲剧英雄，反倒哭喊冤屈起来。

这位地王干过什么呢？无非就是些栽赃陷害，买凶杀人，逼人破产，出卖女人之类的事，这些一直伴随着他的成功历程；而像官商勾结，哄抬地价，已算是最常规的事了。我凭一个正常人的逻辑和是非观念，绝难理解为什么崔浩值得歌颂。

于是，我也体贴了一回作者，换了他的角度思考，发现崔浩比起反面人物刘志博和李愚等人，有三个特点：第一点，他有魄力。的确，崔浩是有点眼光的，不过，他的所谓魄力，就是建立在敢于蔑视法律、蔑视人伦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丧尽天良、无所敬畏的人无疑是最勇敢最有魄力的。第二点，他讲义气。崔浩就是及时雨宋江，手下拢住了几位像李逵一样不怕杀人也不怕被杀的死士；可是，崔浩除了抚养阿三的遗孤（阿三为他而死）之外，我只看到别人对他讲义气、没看到他对他

人讲义气。水浒年代已过去一千年了，今天我们知道，利用朋友讲义气的性格弱点，让朋友去杀人越货不是一个好品德，但作者似乎不这么认为。第三点，崔浩不近女色。他同时有两位情人，都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他与她们之间也常拥抱接触，可十多年过去了，他却并没有与她们发生过关系；他也没有妻子，在声色场所，别人玩小姐他做柳下惠，简直恨不得说他就是处男了——但就算如此不合情理的事情当真发生了，这跟崔浩是英雄、一个悲剧英雄这个结论，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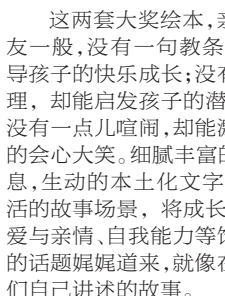
主人公崔浩身上，集中了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无良开发商的各种各样的邪恶要素；作者还诚惶诚恐地为他歌功颂德，赞扬他为上海“作了贡献”。作为一个生活在拆迁时代的读者、经常看到各种自焚新闻的读者，请恕我无法认同这位开发商的“伟大人格”。

我不明白一位好歹也算高级知识分子的作家，其是非观和价值观念何以扭曲到这种程度。

葛红兵在谈创作意图时说，想在本书里揭开城市生活的隐秘，了解为什么我们成了房奴；但所有这些许诺完全在书中没有体现，也跟土地没啥关系。虽然《上海地王》也描绘了一幅上海房地发展的浮世绘，但在在我看来，却仅仅是时代这幅巨作的底片——因为它完全是黑白颠倒的。

新书推荐
New Books

《咩咩猫》
作者：罗布·斯科特
版本：童趣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4月



这两套大奖绘本，亲切如朋友一般，没有一句教条，却能引导孩子快乐成长；没有一丝说理，却能启发孩子的潜在思考；没有一点儿喧闹，却能激起孩子的会心大笑。细腻丰富的画面信息，生动的本土化文字，贴近生活的故事场景，将成长的烦恼、爱与亲情、自我能力等饱含哲理的话题娓娓道来，就像在读孩子们自己讲述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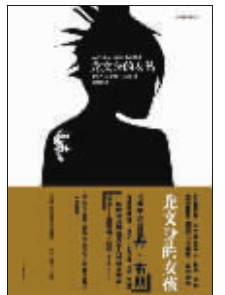
《抹黄》
作者：砚清
版本：作家出版社2010年4月

蓝红玉与胡子固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是，自从蓝红玉当上副市长后，整个生活就全变样了。她是一个知性美女官员，从海外留学归来后，升官如同坐直升飞机，36岁就当上了省城运河市的副市长，引来人们的种种猜测，怀疑她是与市委书记米刚、副省长姜生予一路睡下去才有亨通仕途的……



《成为世界第一美女的减肥法》
作者：[澳]艾丽卡·安吉亚尔
版本：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

这是一本让你“由内而外”变美丽的减肥书。本书作者，环球小姐花库拉拉·森理世的营养指导师艾丽卡·安吉亚尔告诉我们，餐桌上才有你所想要的宝石（财富）与美丽！要想成为世界第一美女，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读完本书你会发现，原来要成为美女是如此容易！



《龙文身的女孩》
作者：[瑞典]斯蒂格·拉森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

备受尊重的金融记者布隆维斯特因一篇报道而获诽谤罪，职业生涯跌入谷底。此时，一位大企业大亨亨利·范耶尔突然找上门来，请他调查一起沉寂多年的少女失踪案。最终，他发现了隐藏在光鲜亮丽的显赫家族背后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

悦读

Happy Reading

提笔就老

□洁尘



《传说》、《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等

作者：朱天文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

台湾女作家朱天文和朱天心姐妹俩长得并不像，天文比较严谨，天心则比较娇憨，但都是标准的闺秀模样，也很符合闺秀姐妹一庄一谐的基本模式。我看的是她们俩年轻时的照片，天文1956年生，天心1958年生，现在都过四十岁了。现代女人过了四十如果保养不错还是挺经得住的，文、心想必还是年轻的。

但文、心的文心却是老的，从她们提笔的花季时期开始，就已经老了。

詹志宏说朱天文，一径描写热闹的、炫目的、芳香的事物，却透露了腐烂前、衰败前的有机分解，而且是写得若无其事。王德威说朱天心，她的作品充满怨毒之气，从最繁华的所在看到最寒冷的废墟。这两段话都深得我心，只恨不是我说的。从此也有一个结论：天文和天心在行文上恰恰与俩人在外观上给人的感觉相反，也可以说，天文比天心更加颓废，更加放浪，更加虚无。

天心也谈到她的姐姐，怎么说？在她的小说《威尼斯之死》里：“去年在文学圈引起一阵讨论的小说，描写一个才25岁却老衰若僧尼的女子，隐居似的在某大厦顶端筑一间咖啡味道

的小屋，成天晒晒药草、自制怪茶、看看落日和城市天际线，是我近年看过最恐怖的作品。”

这篇小说就是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天心的“恐怖”一词用的甚是厉害，是刀子嘴，也是豆腐心，很让人怜惜。有一个才华超群的姐姐作同业，个中滋味怕是酸甜各半。

提笔就老。是有这样的作家，而且，在我看来，只有女作家才有这种可能性。男女作家的大多数是急急地写慢慢地成长，合情合理，让人放心。但隔上个几十年，就会出现那么一两个女作家，就像刚刚转过过来但遗忘密码弄乱了，一开口就黯哑苍老，把前世今生未来给拉通了讲。她们开口讲事，有的这样开头，“……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这是张爱玲著名的《金锁记》；有的这样开头，“她看见闪电与雨光打在玻璃长窗前的拼花地板上。她说，陌生人时常差遣他们的影子来床边拜访她。”这是朱天文的《伊甸不再》；还有这样开头的，“嘿——别紧张，没有任何人死，没有任何事发生。”这是朱天心的《威尼斯之死》。

我所说的提笔就老的女作家，张爱玲当然是首选，还有朱天文、朱天心等（这个“等”字包括亦舒等。又是一个“等”，跟圈套似的）。在文学上，她们是老不成祖母的，因为她们没有皱纹，没有“逐渐”这种过程。朱天文和朱天心跟张爱玲之间是有关联的，她俩的老师是张爱玲的前夫，那个作人和作文都十分复杂、滑腻、苍凉、空寂的胡兰成。难道，走近了胡兰成的女子，就会在瞬间明白“死生契阔”的道理？也会当然地成为“临水照花人”？这个问题没有道理但有兴趣，容我仔细想想。

先读为快

Read Faster

装可怜的人往往很危险



《小心，无良是一种病》
作者：美玛莎·斯托特
版本：中信出版社2010年4月

权威研究认为，当今社会有4%的人毫无良知！他们因为不受良心谴责，也不受道德或法律的牵制，因此为自己的不择手段。不要以为他们离自己很遥远……

要制止没有良心的人，就得先把他们辨认出来。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如何分辨差不多25个人当中辨识出一个没有良心、有可能会危害我们财产和福祉的人呢？

我听病人诉说反社会人格者如何侵犯、毁掉他们生活的故事已经听了快25年了，而当他们问我“要如何分辨什么人可以信任”时，我的答案经常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很自然会期待我跟他们描述这些人邪恶的行为细节、肢体语言或是言辞恫吓。但我跟他们说这些特征都不可靠，最可靠的特征是他们“装可怜”的戏码。与我们想象的反社会人格的人最普遍的行为并不是让我们感到恐惧，而是要博得我们的同情。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一点是我还在念心理学硕士的时候，那时我有一个机会去采访一个已经被精神病院认定为“精神病态”的病人。这个人并不暴力，而是比较喜欢用精心设计的投资骗局来诈骗别人的钱。我对这个人以及他的犯罪动机很好奇，所以问他：“这辈子对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最想要什么？”我以为他会回答“钱”或是“出狱”，这是他花最多时间在

做的事情。但相反，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哦，很简单。我最希望别人觉得对不起我。我最想要的就是别人的同情。”

我大吃一惊，沉默了好一会儿。我很疑惑：为什么这个人喜欢被人同情？我无法想象。但现在，在我听受害者的故事听了25年以后，我了解到反社会人格者之所以喜欢装可怜有一个绝佳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好人会放可怜出一马，因此反社会人格者如果想要继续玩他们的游戏的话，就应该一再装可怜。

好人的同情就等于无条件投降。产生同情的时候，我们是毫无防备的，而没有良心的人就会利用这一点来对付我们，就像利用其他工具一样。大多数人都同意，不应赦免一个没有罪恶感的人，可是当一个人装可怜的时候，我们通常还是会放他一马。

但如果我们把同情和可怜浪费在不值得我们同情的人身上，浪费在经常做出反社会行为的人身上，就会觉得很不对劲——这个危险信号很管用，但我们却经常忽略。我可以举个例子：一个每天打老婆、有反社会人格的丈夫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双手抱住头，一边哭一边对他打得鼻青脸肿的妻子说，他没办法控制自己，而且虽然他动手打了人，但其实他很可怜，她一定得原谅他云云。这或许是最容易辨识的例子了。

反社会人格者根本不在乎什么社会契约，但他们的确知道如何利用社会契约来满足他们的利益。

在判断什么人可以信任的时候，请牢牢记住，如果一个人一直在伤害他人或是做出过分的行为，却又经常装可怜博取你的同情，那么你就要小心，他极有可能就是没有良心的人。拥有这两个特征的人不见得就是杀人狂，或是生性凶残，但你不应该把他们当好朋友，跟他们合伙做生意，不应该请他们帮忙照顾小孩，或是嫁给他们。